



代理 省长

季良◎著

代理省长与副省长及其利益集团的终极较量

因某些原因，作者三度罢笔，五易其稿，写的不只是官场

当清廉遭遇**厚黑学**

当**正义**与权欲狭路相逢

怀柔的中庸哲学如何战胜**铁血的强权**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代理 省长

代理省长与副省长及其利益集团的终极较量

季良◎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理省长/季良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500-0067-4

I. ①代… II. ①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45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代理省长
作 者 季 良
责任编辑 赵 霞 许 复
特约监制 李 强 李明佳
策划编辑 木 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067-4

赣版权登字—05—2011—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DAILI SHENGZHANG

第一章	代理省长	001
第二章	兵贵神速	014
第三章	不速之客	029
第四章	晴天霹雳	034
第五章	巨额贿赂	053
第六章	幕后主使	080
第七章	单身赴会	100
第八章	釜底抽薪	126
第九章	以绝后患	153
第十章	祸从天降	173
第十一章	全力挽留	193
第十二章	不祥之兆	214
第十三章	命悬一线	222
第十四章	任重道远	254

第一章 代理省长

一幢乳白色的摩天大楼，在港都市的东城区耸入云端，与周围参差不齐的楼房相比，如同鹤立鸡群。它就是花都大酒店。

花都大酒店 48 楼的会客厅里，华丽的吊灯和壁灯这时候都亮着，与窗外射进来的自然光交相辉映，显得特别的亮堂。

花都大酒店的老总张强贵，像平常那样嘴里斜叼着一支浅黄色海绵嘴的“雪鸟牌”极品烟，在木纹色的地面上，慢慢地移动脚步。一缕轻烟从他只露一指间隙的嘴里飘出，袅袅升起，在他的头顶上盘绕着，在会客厅里四散弥漫。

他四十出头，西装革履，腆着蛤蟆肚，留着个才一寸多长头发的小平头，头发向空中竖立着，很是时尚。椭圆形的脸上挂着笑容，露出几分自信、几分傲慢，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

他肥厚的手常要提一下掉离肚脐五六寸的裤腰带，长年累月，已养成了习惯。但是，随着他的脚步移动，裤腰带又掉下去少许了，因为他的肚子凸起很高，恍如半个大气球突兀在他的胸下，小腹上的裤腰带如同虚设，只能算男人的腰中有个东西而已。

今天，对张强贵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省政府的代理省长就在今天任命。



而坊间早有传闻，副省长朴昊洋的官场背景盘根错节，代理省长非他莫属。无风不起浪，想必不是空穴来风。

张强贵想到朴昊洋即将当省长，不觉喜形于色。

港都市的人们都知道朴昊洋是“港都蛟龙”，终有一天要龙归大海。不但如此，而且谁都知道朴昊洋和张强贵是莫逆之交，能穿连裆裤的铁杆朋友，情同手足，胜似兄弟。

总之，亦真亦假，众说纷纭。

港都市的旧城改造，南区和北区刚刚起步。

当然，这块肥肉馋坏了不少人，张强贵也不例外。

以前，港都市其他区的旧城改造，虽然都是公开招标，但知内情的人却心如明镜，那只是走个过场，做个官样文章。

如果朴昊洋当上省长，南北两区的旧城改造，就要少许多竞争对手。但愿朴昊洋“港都蛟龙”的传说能够成为现实。

“朴副省长一定能坐上省长的位子！”

张强贵一边踱步，一边呢喃细语。

他从嘴里取出只剩半截的极品烟，在大拇指和中指之间夹着，用食指轻弹了一下烟灰。

顿时，灰白色的烟灰就在他的胸前飞舞，在会客厅的空间里飞扬。随后纷纷飘下，散落到木纹色的地面上。

须臾，笔挺站在门后穿一身纯白学生装的男侍卫生，见老总的烟灰抖落在地上，赶忙拿着白色抹布走过来，蹲下身子擦着地面，并将沾着烟灰的抹布翻转折叠后，不厌其烦地来回擦抹着。

花都大酒店无论男女服务生，都叫侍卫生，独树一帜。而男女都穿着清一色的纯白无领学生装，别开生面。说起侍卫生的称呼，张强贵自有解释，说“侍”是服务，“卫”是保卫。

花都大酒店的侍卫生都肩负着双重身份，即要服务，又要保卫。前来消费的都是体面人物，岂能掉以轻心。

张强贵对蹲在地面上擦烟灰的侍卫生睨了一眼，扭头又盯着窗外鸟瞰



着港都市的喧闹。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他平常很少留意俯视街道的景况，今天因等着朴昊洋升迁的消息，无所事事，多少又有些忐忑，当着侍卫生的面，便故作镇静地观赏起街道的情景，以打发难熬的时光。

不知不觉，他感觉裤腰带又脱离了轨道，便伸手提了下裤腰带。与此同时，半截烟灰又抖落到地面上去了。

男侍卫生没等张强贵吩咐，急忙拿来新的白色抹布，在地面上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地擦抹，任劳任怨。

“朴副省长为什么不发个短信来呢？”

张强贵在心里嘀咕道。但他没露出局促不安的神色。

他虽然有些埋怨朴昊洋没发短信来，但朴昊洋曾经吩咐有什么事见面说，不要在电话里谈，说在电话里谈事情很不安全。

等待，令人心神不定。

张强贵只有等待朴昊洋到来，没有其他办法打听消息。

近来，港都市电视台也在给朴昊洋竞选代理省长推波助澜，每日都播放朴昊洋清正廉洁的事迹，朴昊洋人民公仆的形象，在港都市人民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朴昊洋常常又是福星高照，他“港都蛟龙”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毋庸置疑，他今天一定能坐到省长的位子上去！

突然，悦耳的手机音乐声骤响，打断了张强贵的思路。

张强贵没看来电显示，便按下接听键：“喂！我是张强贵。”

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张总呀，朴副省长有消息吗？”

这个嗲声嗲气的温柔声，以往常在张强贵的耳边响起，不是在枕头边吐气如兰，就是在手机里打情骂俏，所以十分耳熟。

她叫刘蓉娜，港都市电视台“播报新闻”的女主播，与张强贵是熟人，而且是滚瓜烂熟。

“你稍等一下……”

张强贵对着手机轻说一声后，便扭头对在地面上擦抹的男侍卫生说道：

“你出去吧，待会儿有事我再叫你。”

男侍卫生立马从地面上站起身，对着张强贵像鞠躬似的，弯腰点了点头。将白色抹布搭在左手臂上，向门口疾步而去。

他轻轻地开门，没有弄出一丁点儿声响。又小心翼翼地关门，像风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会客厅里，寂然无声。

待男侍卫生走后，张强贵的声音也就响亮了。

“蓉娜小姐，朴副省长还没有来，事情暂不清楚。不过我想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是板上钉钉，不会节外生枝，你也不必为朴副省长担心，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朴副省长给你发过短信吗？”

“朴副省长一贯的作派你也知道，开会时常关着手机，他不会给任何人发短信。今晚，你们港都电视台要播报代理省长这个消息，说不定你比我要先知道详情。我想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是铁定的事实，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张总啊，我们谁先知道情况就打电话啊！”

“好的，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张强贵挂机后，心里顿觉不是个滋味儿，便在心里骂道：骚娘们儿，想借我的嘴讨好朴副省长，虚情假意！我和你也有腿，你关心过我吗？这年头的女人都很现实，重权轻钱！

他转念一想，觉得有失自己的身份，便付之一笑。

刘蓉娜虽是电视台的主播，但播报的节目常常是台里已制作好了的片子。她傍上张强贵以后，才与朴昊洋近距离接触。

那次，张强贵招待朴昊洋，刘蓉娜也在筵席上。

刚开始，朴昊洋并没对刘蓉娜打量过，连看都没拿正眼看过。当时她坐在张强贵的身旁，朴昊洋猜想她是张强贵的情妇。

朴昊洋在筵席上，虽然觉得刘蓉娜有些眼熟，但始终没认出她就是港都电视台的女主播。她上镜是化了妆的，与现实中的她有很大的区别，不是特别熟悉的人，见面了很难认出来。



“朴副省长，我是港都电视台‘播报新闻’的主播刘蓉娜，今天沾上张总的光，很荣幸地认识了您。”

刘蓉娜话毕，便站身绕过去，伸出了纤细如玉的小手。

顿时，朴昊洋恍然大悟：原来甚觉眼熟，却是在电视里见过面。他出于礼貌，立刻伸出大手，与她礼节性地握手。

尔后，大家举杯畅饮，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刘蓉娜置张强贵于不顾，不失时机地给朴昊洋敬酒，与朴昊洋的距离逐渐拉近。后来，索性在朴昊洋的身边坐下，与朴昊洋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筵席上的张强贵，很不是滋味。

但是，朴昊洋与刘蓉娜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尽管刘蓉娜端起朴昊洋的酒杯就喝，又不停地投媚眼儿，但朴昊洋的确没有非分之想，他不是顾虑刘蓉娜是张强贵的情妇，而是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名誉，因为他不是与女人见面就上床的男人。

朴昊洋在没有弄清女人的个性前，常常只是敷衍应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的清高。他的这个作派，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清楚，不知底细的人，还真以为他出污泥而不染，坐怀不乱。

张强贵常在外面寻花问柳，他的妻子心知肚明，并想了许多“捉奸”的办法，可就是没法儿管住老公。后来，她无计可施，也就只得任其自便，只叮嘱老公在外不要惹上脏病。

今天，张强贵见刘蓉娜打电话来所关心的是朴昊洋，越想越气，便在心里又骂道：刘蓉娜，你这个骚娘们儿，要不是我张强贵，你下辈子也不会认识朴副省长。你这个破烂货，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到老公，只会一辈子给男人当肉床单。这年头的女人是祸水，刘蓉娜又是个红艳女子，早晚必是个祸害！

张强贵心里窝着火，猛地甩掉手中的烟蒂。刹那，浅黄色海绵嘴烟头就在木纹色的地面上滚了几个翻身。

他甩烟头时，由于用力过猛，裤腰带立马就脱离了原轨，便又提了下裤腰带，然后转身向窗外望去，欣赏港都市的全貌。

突然，远方的一座庞然大物跃入张强贵的眼帘。那是港都市另外一家股份制企业的办公大楼，能与花都抗争的“蓝都高科技开发公司”，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在港都市可谓首屈一指。

蓝都高科技开发公司起步较早，长期以来都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已经有几十亿的资产。不但如此，又涉足高科技领域，高薪招聘回国的博士，如虎添翼。

张强贵看到蓝都的办公大楼，心里的火气就往外冒。他为抑制心里的怨气，便又抽出一支极品烟点燃猛吸。然后吐出一口滚滚的浓烟，鼻孔同时也喷出两股烟雾。经过烟雾的刺激，他顿觉脑袋里舒服了许多，心里也不像刚才那样难受了。

“希望苍天长眼，能让朴昊洋当代理省长，助我一臂之力！”

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声，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到。他想省政府任命代理省长的会议，这时候应该结束了。朴昊洋是否当上了代理省长呢？这年头的世事难料，可就怕风云突变。

他多次掏出手机，想给朴昊洋发短信，抑或直接打电话。

可是，朴昊洋曾反复叮嘱过他，区区小事就不要打电话，除非是万分紧急的事情，非打不可的时候，才能给他打电话。手机里说话不安全，他每天都来花都，有什么事当面谈，无忧无虑。

张强贵对手机上的时间看了一眼，便知朴昊洋即将到来。

以前，张强贵说用自己的悍马房车接朴昊洋，被朴昊洋拒绝。他说上级廉政建设抓得很紧，坐悍马房车招摇过市，这是害他。

每次朴昊洋来花都，都坐自己的奥迪车。在花都的后院下车，把司机打发走后，便直奔张强贵的专用电梯房，直升到“花都开发公司”的48楼。

张强贵的办公室就设在48楼。整层楼没有职员办公，只有安保人员，办公娱乐一条龙，全是张强贵一个人享用。

今天，张强贵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焦急。这时候，他在反复思考着，要是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今天自己的脑子是怎么啦，为什么要想这些不利的情况呢？

“今天，毋庸置疑，朴副省长一定能当上代理省长！”

张强贵在心里再一次自找安慰道。但是，转瞬之间，他便觉得这是自欺欺人，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世上的美好愿望，更是人们的幻想和梦境。而现实中的美好愿望，却是空中楼阁。

张强贵没有再俯视外面的情景，扭转身按了下手机。

眨眼之间，先前出去的那个男侍卫生开门进来了。

男侍卫生毕恭毕敬地问道：“张总，有什么事要办？”

张强贵对会客厅瞟了一眼，轻言细语道：“朴副省长马上就要到了，你们一定要做好安保工作。你跟48楼的侍卫生都说一声，安保工作仍是以往的样子，无论谁都不准上48楼！”

“是！”男侍卫生转身而去。

张强贵盯着，想按下拨号键，却犹豫不决。

这时候，刘蓉娜是否知道朴昊洋的情况呢？要说朴昊洋当代理省长不会出什么意外，自己今天心神不定，也许是昨晚没睡好觉的缘故，抑或是关心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太心切了。

朴副省长当代理省长是稳如泰山，自己不要再想些不利方面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吧。要是朴副省长没当上代理省长，车到山前必有路，凭自己的本事还愁没办法应付港都市的局面吗？

猛然，手机的音乐声骤然响起，十分刺耳。

张强贵以为又是刘蓉娜的电话，本不想接听，但对手机的蓝屏瞅了一眼，顿觉心脏快跳到嗓子眼里了，因为蓝屏上赫然显着三个字：朴昊洋。顿时，他喜上眉梢，心想朴副省长果然重友轻色，先来电话了。

今天见面后，一定要率先祝贺，抑或直呼朴省长，可就怕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搞得朴昊洋尴尬。如何称呼呢？

朴昊洋是否给那个刘蓉娜抑或其他朋友打过电话，不得而知。但从时间来看，朴昊洋刚散会，也许刚走出会议室，抑或还在会议室里原地没动，这个不会错。

朴昊洋一贯做事很谨慎，给自己打电话都很小心，刘蓉娜一个女人，



尤其是她那响彻屋瓦的娇滴滴的声音，与电视里播报新闻的声音差别又不大，朴昊洋在会议室不可能给这个女人打电话。

“您好！刚散会吧！”

张强贵抑制住兴奋，脱口而出。他觉得这样问候才明智。平常，他叫“朴副省长”，是因为朴昊洋不允许直呼“省长”，说他还没坐到那个位子。要是被同僚们听到，就会说他野心勃勃而大做文章，搞得影响不好，给仕途添堵。

而刘蓉娜播报新闻的时候，在电视里也常说“朴副省长”，当面也是那么叫着。所以，朴昊洋身边的人和相好的朋友，平常都叫他“朴副省长”，没哪个直呼他“朴省长”。

朴昊洋在电话里道：“强贵啊，你那里没人吧？”

张强贵回答道：“没其他人，就我一个人。”

朴昊洋道：“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刻，张强贵的耳机里就只有“嘟嘟”音在空中回响。张强贵从朴昊洋的声音中已听出端倪，事情有些不妙，很可能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那又是谁当上了代理省长呢？

突然，手机的音乐声骤然响起来。

张强贵瞟了一眼，是刘蓉娜的手机号码，便接了起来。

“蓉娜小姐，你好！”

“张总呀，朴副省长有消息吗？”

“没有。你得到朴副省长的消息了吗？”

顿时，张强贵就有些幸灾乐祸，忘乎所以。他想朴昊洋果然够哥们儿，果然没有先给这个骚娘们儿打电话。

当然，要是朴昊洋当上了代理省长，为博得肉床单的欢喜，为刺激刘蓉娜激情满怀，为巫山云雨之时多些滋润，先给刘蓉娜打电话也说不定。今天事出有因，男人要以事业为主。

“张总啊，你真的没得到朴副省长的消息吗？”

耳机里的娇柔声中伴随着一份迫切。



张强贵这时候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朴昊洋没有给刘蓉娜打电话。由此可以判断，朴昊洋竞选代理省长已经失利，这个“港都蛟龙”又要屈尊一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朴副省长也许还没有散会。我们再等等吧。”

张强贵敷衍道。心里也有些焦急不安。他担心自己说得不投机，会惹得她反感，到时她在朴昊洋的耳根边吹些于他不利的枕头风，搞得朴昊洋与他不和睦。以后自己的事情，朴昊洋就有可能撒手不管，不闻不问。

刘蓉娜的那个玉门窑儿，自己和朴昊洋都接触过，多少有些留恋。可是女人都鼠目寸光，又只顾眼前的实惠，常常口无遮拦，朴昊洋与她的那些破事儿，只怕早晚会被港都市的人们知晓。

“张总呀，朴副省长真的能当上代理省长吗？”

张强贵此时很心烦，心想你和朴昊洋也有一腿，经常在一起厮混，要说朴昊洋的升迁问题，你应该第一个知道，连你这个与朴昊洋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啊？

但是，张强贵心里虽这么想，在口头上却没有说出来。

“蓉娜小姐，目前我也不知道，又不便给朴副省长打电话，只有等着。我估计朴副省长已经散会，稍后定会有消息。”

“张总啊，你知道消息后，要给我打个电话哟！”

“我知道消息后，马上给你打电话。”

“我相信你张总不会忘记的，拜拜！”

张强贵本也想说声“拜拜”，却没有说出口。他想这个女人如今不是自己的肉床单，而是朴昊洋玩弄的尤物，过于与她亲近，会使朴昊洋吃醋而反目成仇。与她保持一段距离才明智。

张强贵本不愿想这些烦心事儿，可刘蓉娜的影子又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了。那是很早以前，刘蓉娜才调电视台工作不久，张强贵的事业也才刚起步，一个偶然的让他们邂逅了。

他们邂逅不久就好上了。但张强贵已经结婚，家里有娇妻和乖巧的儿子，刘蓉娜也就没有强求，只与张强贵做露水夫妻，求得一时的快乐。

张强贵想毕，又骂道：“刘蓉娜，你个骚婊子！”

他刚骂完，手机又响了。

张强贵对手机的蓝屏瞟了一眼，是朴昊洋的手机号码。

“强贵啊，我到花都的楼下了。”

“您好！我已经作了安排，您乘电梯上来，我在门口接您。”

张强贵仍没说“朴副省长”，在情况不明的特殊时间里，不直呼朴昊洋的官衔才明智。倘若朴昊洋当上了代理省长，依然叫他“副省长”，他心里头舒服吗？谁都有个虚荣心。换位思考，无论谁都虚荣作祟，神仙也难免。如果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却叫他“省长”，说不定会被他误认为是嘲弄，我们多年的哥们儿关系可能就毁于一旦，以后就别再指望他办事儿了。这年头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相互利用，各求所需。

张强贵挂机后，开门出去了。

他平常自己很少开门，若要出去，便按个键，立马就有侍卫生闪进来，鞍前马后地忙碌着。

今天他却一反常态。

花都大酒店48楼的走廊里，铺着一寸多厚的猩红地毯，脚感舒适，像踩在薄薄的雪地上的那种感觉，轻飘飘的。

在走廊里值班的侍卫生，平常没事做，可坐在专用的沙发上小憩。这层楼的侍卫生，只为张强贵一个人服务，只要张强贵没有朋友来或不走出办公室，侍卫生就无所事事，站着也是和自己的腿过不去，只有傻瓜白痴才会久久地站着。

但是，如果电梯房的指示灯亮了，抑或张强贵办公室门上方的指示灯忽闪着，侍卫生就如临大敌，闪电般地站起来。

很早以前，有个侍卫生坐着小憩，被张强贵撞个正着，结果被炒了鱿鱼。朴昊洋知道这个情况后，把张强贵责怪了一顿，说你强贵显摆也要分个场合，常换新面孔，对我和蓉娜来这里多不方便。

张强贵想想也在理，被炒鱿鱼的那些侍卫生心里一定有气，对朴昊洋和刘蓉娜来这里的情况，就会胡说八道。



‘自此以后，他就放宽了限制。

张强贵走出会客室，径直来到电梯房的门口。

他对电梯房的指示灯瞟了一眼，见指示灯的上升箭头飞快地变换着，知道朴昊洋快到48楼了。便对常在会客室里忙碌的那个侍卫生啾了一眼，努努嘴，示意他进会客室去张罗，做好招待准备。那个男侍卫生扭转身，向会客室走去了。

张强贵提了一下裤腰带，然后双手的五指张开，从两边太阳穴往后拢了拢头发，又将西装衣领整理了一下，这才聚精会神地盯着电梯门。指示灯的上升箭头终于定格了。

只听“啞”的一声响，电梯门开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电梯门又“啞”的一声闭合，随即降下去了。

这个中年人就是朴昊洋。他神情有些沮丧，与以往判若两人。他的准确年龄是四十七岁，由于保养得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四五岁。国字形的脸上，红润泛光。

张强贵见朴昊洋灰心丧气的样子，顿时没有了主见，也不知如何招呼为好。见朴昊洋径直向自己的会客室走去，便跟在他的屁股后头默默地走着。

在他们的脚下，柔软的猩红地毯，一起一伏。

朴昊洋走进张强贵的会客室，在左边褐色真皮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将一个纯白色绣着鱼儿花纹的背垫塞在背后靠着。

然后，他的双腿成小八字形摆开，左手臂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右手搭在一个蓝色的背垫上，神态肃穆，俨然一副名公巨卿的派头。他不管是在会场，还是在办公室，都是这副姿态。

男侍卫生马上将“雪鸟牌”极品烟，给朴昊洋敬上一支，并打燃火机给朴昊洋嘴里的烟点燃火。接着，便把朴昊洋来这里专用而且已沏好的铁观音茶端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随后，男侍卫生才给张强贵端来已沏好铁观音的专用茶杯。

以前，张强贵对在会客室服务的男侍卫生反复嘱咐过，说沏茶敬烟，

客先主后，对客人要恭而有礼，不要乱了章法。

男侍卫生忙乎完毕，知趣地走出去了。

张强贵的贴身侍卫生都清楚，来会客室的人物非同一般，老总他们要有要紧事相商，待在会客室里会影响他们说话。所以，谁也不清楚他们老总的的事情。

朴昊洋见侍卫生已走，便说：“强贵啊，那事没成。”

张强贵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得知这个真实情况后，心里顿时像打破了五味瓶，那滋味说不出地难受。没想到斜叼在嘴里那支烟的烟灰，没来得及弹到烟灰缸里去，掉落到大腿的西裤上了。

他回过神来，赶忙站起身轻提裤子，掸掉落到西裤上的烟灰。

“谁当上了代理省长？”

“省委副书记米盛庆。谁也没想到会提拔他当代理省长。”

张强贵暗吃一惊，因为他很了解米盛庆的个性。当初，张强贵的商场刚起步，与对手竞争激烈，为把业务揽到手，便雇请黑道上的朋友，把对手打成了残疾。后来，对手经常上访。那时候，米盛庆当政法委书记，追查案子很紧，非要查到幕后的黑手不可。因此，张强贵被查出来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张强贵叹了一口气。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这是怎么回事呢？米盛庆没有过硬的背景啊？”

“米盛庆被提拔起来，我想一定与巡视组有关。”

“巡视组，什么巡视组？我从没听您说起过？”

“巡视组是由中纪委、中组部联合组成的。成员都是部级岗位退线的领导干部。省级领导都由他们监督着。”

“按您这么说，巡视组掌管着生杀大权？”

“巡视组的职权只是了解情况，没有办案子的权力。但是，省级领导一般被提拔上去，绝大多数是由巡视组推荐的。”

“朴副省长，既然是这样，巡视组当初在港都市巡视的时候，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知道是这样，肯定会摆平他们！”

“强贵啊，你以为你的能力能通天哪？那是些什么人，即使你强贵给他们送座金山，人家也不会要，他们不会在这时候犯错误，毁掉一生的清白！”

张强贵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刚才因心情激动只顾说话，忘记了手中的烟，这时候想借吸烟来掩饰尴尬，孰料手中的极品烟已经燃完。无奈，他只有再点燃一支吸着。

“朴副省长，代理省长是不是真没办法挽回了？”

“没辙了。今天已经宣布，再没有回天之术了。”

“如果米盛庆有重大的腐败问题，他还能当代理省长？”

“强贵啊，米盛庆腐败要有证据，空口说白话没用！”

“朴副省长，米盛庆腐败，我有证据！”

